

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魔术，序幕已经拉开！
人人皆可为道具，世间处处是舞台！

大魔术师

张海帆◎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大魔术师

张海帆◎著

好戏即将开场，是谁也猜不对的好戏。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魔术师/张海帆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11-2891-2

I. 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217 号

Da Mo Shu Shi

大魔术师

张海帆 [著]

出品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贾波
责任编辑 张庆宁 (邮箱: zqn621@sohu.com)
贾波 (邮箱: alaabo@126.com)
责任校对 韩华
责任印制 喻辉
封面设计 宋晓亮
版式设计 张妮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308 千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2891-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contents



八、万国魔术	113
七、远赴重洋	098
六、翡翠酒杯	082
五、奸人奸计	066
四、悦客茶楼	049
三、天罩训地	038
二、街头奇迹	020
一、奇人初现	007
引子	001



后记	243
十五、终极魔术	231
十四、隐山乱道	215
十三、破牢幻术	198
十二、十年情深	175
十一、杀身之祸	162
十、无缘之火	146
九、双缸匿形	129

引 子



过尔尔，都是看过很多遍的老节目。民间魔术师嘛，水平有限，你能指望他们给你带来多大的惊喜呢？

节目录制得很快，一共要录制三集，前面两集都很顺利地结束了。

晚上的时候，录制第三集，已经连续折腾了六七个小时，我实在有点疲劳，强打起精神。

可奇迹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发生了……

第三号魔术师，姓陈，年纪不大，长得有点滑头，还喜欢臭美，来自重庆，我暂且叫他陈英俊。

陈英俊十分做作地说道：“现在，我请一位和我一样潇洒帅气的观众上台，和我做一个互动的魔术表演！”

后面的观众都是请来的大学生，人数上百。听陈英俊叫人上来，年轻人都喜欢在电视上露个脸，举手十分踊跃。

陈英俊便指了一个坐在评委席后第二排靠边的一个男人上来。

这个上台配合表演的男人，貌不惊人，年纪三十出头的样子，打扮和所有现场观众一样，上身穿一件白色的节目宣传T恤，就是他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很有精神。这种录制的电视节目，谁也不会把请上台的现场观众当个真，是陈英俊的托儿也都不奇怪。我姑且称呼这个上台来的观众叫观众甲。

陈英俊故作幽默地和观众甲客套了几句，从怀中拿出一副纸牌，让观众甲随便抽一张牌，在纸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观众甲照做了。

评委一共是五个人，我被安排在正中间坐着，主持人给了我一个很响亮的头衔，中国神秘文学第一人。惭愧得很，我只是一个小作家，真配不上这个头衔，反正那个赞助的大公司让主持人这么称呼我，我也没有意见。

陈英俊要表演的魔术，我在他彩排的时候就看过，没什么兴趣。只是陈英俊在彩排时，没用这个观众甲。观众甲倒有点奇怪，不看陈英俊，而是不断看着我，并一直向我微笑，看得我都有点不自在，心想不会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吧。

陈英俊絮絮叨叨个没完，全都是废话，总算进入了正题，一抬头，要让观众甲配合着做事。

观众甲却没有答理陈英俊，而是站出了一步，冲着摄像机笑了笑。这举动肯定要抢了陈英俊的镜头。

陈英俊见观众甲不答理他，脸上立即浮现出一丝不悦，他肯定认为这个观众甲怎么这么爱出风头，不禁向舞台下的导演递过去一个不满的眼色。

导演视若无睹，他们这些人最喜欢拍摄一些现场突发意外的情况，录制仍在

继续。

我也觉得纳闷，这个观众甲到底要干什么？他这个人好像和我以前所见的现场观众都有所不同，刚才对着摄像机的一笑，很有些神秘的感觉。

正当我奇怪的时候，观众甲双手一抬，捏着双拳平举在胸前，突然双手一张，只见两个火球从他的手中腾地一下燃起！两个悬浮在观众甲手掌上的火球，炽烈地燃烧着！

我几乎从椅子上面摔下来，“啊”的一声叫出了声！不止是我，我身边的两个职业魔术师罗真和 Robert 顿时也都呆住了，观众席上“哇”的一片尖叫声。这个时候，大家还都认为是陈英俊的手段。

观众甲微微笑着，双手猛然在火球下方一交叉，“刷”的一下，又变出了两个火球，一共是四个火球一字排开悬浮在空中。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短暂的惊呼之后，硕大的摄影棚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台上这奇迹般的景象。

陈英俊大张着嘴巴，手中的纸牌噼里啪啦全部掉在地上，他根本无法相信自己叫上来的观众甲，会突然玩出这种花样。

观众甲双手一抬，那四个一字排开的火球渐渐升起，在空中缓缓地转动了起来，四个火球都沿着同样的轨迹，在空中画着一个圆形。

观众甲双手高举，似乎在操纵着这四个火球，突然双手又一交错，空中那四个火球“噗”的一声，各自分裂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大小，继续旋转着。

“啊！”所有人都看着空中八个火球，从心中发出无比惊讶的声音。

罗真和 Robert 如同丢了魂一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抬头看着空中旋转的八个火球，呆若木鸡。

观众甲双手一转，八个火球立即转动得飞快，在空中形成了一个明亮的火圈，前后翻滚着。

观众甲大叫一声：“去！”

那火圈竟直直地向观众席飞了过去！

“呀！”观众席中惊恐的叫声响起，观众席太挤，根本没有人有时间站起身躲避。

我跟着这个火圈看去，这个火圈越过我的头顶，离观众席上的人只有两米距离的时候，突然“嘭”的一声，化成了一片白色的烟雾。

惊魂未定的观众席中，有人吓得哭了起来，也有人拼命地鼓起掌来，更多的人是惊叫，毫不做作的，真心实意的尖叫声。

导演手中从头到尾一直握着的一卷白纸，“哗”的掉落在地，他总算回过神来，出于职业习惯地大叫一声：“拍下来没有？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听到没有？”

还没有等到有人回答，台上的观众甲高声说道：“谢谢大家！”

导演、罗真和 Robert，三个人几乎同时要往台上冲，可是观众甲双手一压，啪啪连声作响，从他的脚下爆起大片浓浓的白色烟雾，顿时把自己的身形遮住了。

烟雾迅速地弥漫开来，罩住了整个舞台，连评委席上的我，都被笼罩在这片无色无味的烟雾中。

我实在忍不住，站起身，指着观众甲原先站立的方向，大叫了起来。

录制现场乱成一片，叫的，喊的，跺脚的，歇斯底里的，大家好像都有点疯狂。

等白色烟雾慢慢散去以后，舞台上导演、罗真和 Robert 都牢牢地抓住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观众甲，是陈英俊。观众甲已经消失在这片烟雾中。

导演、罗真和 Robert 见是陈英俊，几乎同时问道：“刚才那个人是谁？”

陈英俊连连摆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导演叫着：“这不是你找来的人吗？”

陈英俊已经慌了，顾不上自己的形象，颠三倒四地嚷道：“我今天上场前，他说他喜欢我的魔术，让我在互动的时候，叫他上来！他还给了我一千块钱，说就是想上电视露个脸！我以前没有见过他！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不是故意的，你们知道一千块钱对我来说，也是挺有诱惑的！”

录制中断了，谁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这是奇迹，是个梦。

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个我亲眼目睹的奇迹。我甚至难以判断，这是一个魔术，还是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魔法。

可是这一切，真的发生过，不止是我，而是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

现场乱成一锅粥，罗真和 Robert 要求看录制下来的回放，观众中很多人认为这是节目组安排的大型魔术，甚至连导演都给电视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特意安排的。剩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个观众甲，结果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是谁带进来的，现场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观众甲。

观众甲从天而降，又突然消失，彻头彻尾地消失，只留给了我们一段录像。

我忘了我是什么时间，怎么回到家里的。看了看表，刚好过了凌晨零点。

我此时毫无困意，大脑里不断地重复着节目现场的画面，精神亢奋得要命。

我拿起包，打算从里面摸出烟来，狠狠地抽上一根，可烟没有摸到，却摸到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

一个金属的圆牌，应该是铜质的，上了年代，非常的老旧。这圆牌的两面，都有花纹和文字，但磨损得非常厉害，已经看不出上面写的是什么。但从铜牌的风格上判

断，可能不是中国的东西。

我的包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立即想到了观众甲。

我不敢怠慢，给 Robert 拨打了电话，幸好我留了他的电话。

我告诉了 Robert 我的包里，突然有了一块古怪的铜牌，绝对没有见过，会不会是观众甲留下的。

Robert 在电话里的叫声响亮得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他立即就要找我。

反正我根本睡不着，住的地方在国贸附近，便约了一个 Robert 这个香港人肯定能找到的地方见面。

凌晨一点，Robert 赶过来和我见面，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经纪人，以及台湾魔术师罗真。我们在建国饭店大堂一角坐下，我拿出那块铜牌，递给 Robert 和罗真看。

他们俩端详了铜牌很长时间，不住地低声商量，并让 Robert 的经纪人打开电脑，上网查询了一番。最后 Robert 告诉我：“这是万国魔术大会的铜牌，相当于季军，万国魔术大会是英国人办的世界级魔术比赛，这块铜牌至少是八十年前的东西了。”

八十年前？那就是一九二几年的东西了，怎么会出现在我这里？

Robert 介绍，万国魔术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停办了，从此再没有恢复。据说大会上曾经有很多惊人的魔术表演，必须用奇迹来形容，有的可能就是魔法。直到现在，万国魔术大会很多获奖魔术的表演过程仍然是个谜，不是没有人知道，而是被魔术师们隐瞒了，也许重现任何一个魔术，都能震惊世界。

罗真补充了一些，他在台湾调查过民国时期魔术的情况，根据他的记忆，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好像派中国的魔术师参加过万国魔术大会，但成绩如何，却没有资料显示，似乎被人为删去了。

我疑惑不解：“难道说那个观众变的魔术，是万国魔术大会获奖的魔术？”

Robert 和罗真都认为可能性极大，节目现场的火球魔术已经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围，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观众甲既然把铜牌给了我，很有可能会再与我联系。

Robert 和罗真把铜牌还给了我，让我好好保留，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的方式，略有遗憾地各自离去。

可是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观众甲并没有和我联系。

Robert 和罗真数次打电话来询问，我都表示遗憾，如实地告诉他们，至今仍没有观众甲的消息。Robert 和罗真也告诉我，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但都查不到观

众甲是谁，来自哪里，姓甚名谁。Robert 告诉我电视台的情况，导演强烈要求播出，但电视台的领导认为不行，所以那段观众甲的魔术表演被剪辑掉了。

我们都以为，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结束了。

可事情的转机很快出现，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国外寄来的 UPS 特快包裹，奇怪的是，没有寄件人。

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沓厚厚的信纸，上面用钢笔写满了中文，字体工整，一丝不苟。在这个网络时代，真不知道谁还这么复古，用钢笔写这么厚厚一沓？

但我丝毫不敢马虎，马上走进书房，耐心地阅读起来。

这是一封非常非常长的手写信，开头写着：

亲爱的张先生：

你好，我也姓张，很高兴你能看到我这封信。我现在伦敦。我的中文书写不是很好，估计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写完这封信。所以，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距离你看到铜牌已经快两个月了。

你一定已经看到了铜牌，相信你和其他魔术师商量过，了解到它是万国魔术大会的铜牌。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了解到，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是一个低调的作家，甚至你和我还有血缘的关系。

我作为一个中国魔术师的后代，有必要用亲笔书写的方式，告诉你一个关于中国魔术师的故事。这是我爷爷的遗愿，他要求他的子孙，只有在中国全民魔术热的时候，才能讲出这个故事。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现在是全民魔术热，使我能够有机会亲笔写出这个故事。

可是我不擅长写故事，文笔也不好，希望你能够按照我所写的事情，帮我整理出一部文学作品，并找家真心喜欢魔术的出版社出版。版权是你的，我的使命就是告诉你这个故事。

张先生，在你没有读完这个故事，没有写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前，请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我信任你！如果你做不到，请烧掉这封信。

好了，废话我不多写了，故事正式开始。

.....

.....

一、奇人初现

民国时期，1926年的一个秋天，北平市天桥。

秋高气爽，正是出外游玩的好日子，又逢黄道吉日适宜出行，中午时分天桥一带更是热闹非凡。

攒跤的，变戏法的，盘杠子的，踩高跷的，耍刀叉的，抖空竹的，踢毽子的，耍花坛的，耍中幡的，拉洋片的，耍猴的，举大鼎的，碎大石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算卦占卜的，写字作画的，说相声的，做小买卖的，卖苦力的，教书识字的，混吃等死的，游手好闲的，小媳妇，大闺女，流氓地痞，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在天桥一带扎堆，市井百态。为博得围观人群的一声喝彩与几枚铜板，艺人们个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天桥是一个“擂台”，没能耐甬想在这儿混饭吃。

人群摩肩接踵，穿梭不停。

天桥一带最大的一间茶馆，叫做旺风楼，乃是一间杂耍馆^①。宾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伙计卖足了力气吆喝，跑前跑后地迎客，显得生意极好。这也不奇怪，旺风楼地段好，排场大，装修气派，戏台子宽，台下能容纳近千号人就座，二楼、三楼的雅间还有数十间，更重要的是，旺风楼每隔一个时辰，都会鸣锣开戏，奉上一台十足

^① 杂耍馆：杂耍就是曲艺和戏法、魔术等小杂技，凡茶馆内兼演杂耍者，称为杂耍馆。这类茶馆与书茶馆往往有交替，分日、夜场演出。杂耍馆一般说来是以演出为主，喝茶为辅。这里是曲艺艺人演出的主要场所。旧天桥、劝业场三楼的正阳茶社、前门箭楼、阜内大街三阳馆、西安市场欣舫来等处，都是此类茶馆。本书中旺风楼纯属虚构。

精彩的杂耍，吹拉弹唱，曲艺杂耍，魔术戏法，一天六场演出，都不带节目重样的。而且演出的人也不简单，都是京津两地能够叫得上号的名角红人！有句旺风楼自卖自夸的说话，叫做“要看天桥景，不去旺风楼，只当没来过”。这么说的人多了，旺风楼还真成了天桥一道必看的景致，北平本地人中，凡是兜里有两个闲钱来天桥找乐看把戏的，要是从来没进过旺风楼，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天桥。

正午时分，正是天桥一带最热闹的时候，旺风楼外人群一阵喧哗，渐渐聚拢。只见七八个旺风楼的伙计，在大门一侧的空地上搭起的一个木台上面，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摆着一大一小两个铜碗，铜碗间的桌上摆着五颗核桃。有伙计扯出了旗帜，上写着：原样做到本店八仙取果戏法之人，奖大洋五十。

旺风楼的伙计吆喝着：“各位父老乡亲，没看过的，赶快进店去看咧！有看过的，大胆地来试试咧！只要能原样做到，奖大洋五十咧！”

围观的人群中，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闭目沉思，有的跃跃欲试。站在最前面的几个人，一看气质打扮，就知道也是天桥一带街头变戏法、玩杂耍的，看来他们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

人群中确实有还没有见过所谓八仙取果戏法的游客，见了纳闷，便问身边人道：“大兄弟，请问一句，这是啥意思啊？什么是八仙取果？”

“嘿！你是外地人吧，第一次来？没看过？”

“俺还是第一次来北平。”

“那你可问对人了，这八仙取果戏法我看过六七次了，都是在旺风楼台前的位置。你看到没，那张八仙桌上五颗核桃，都要放进大的铜碗里，用小碗盖上，然后哗啦啦地抖搂抖搂，声音响着的时候，喝一声，顿时就没有声音了，再一揭碗，核桃已经变没了，这就成了！”

“俺的娘啊，这咋可能啊？”

“嘿，旺风楼的陈国陈老板，就能做到。五十大洋，这可是一笔大钱啊！嘿，谁看着不眼馋啊。”

“大兄弟，有人领到这个赏钱了吗？”

“咳，有人做到了，还用再摆着吗？这已经摆了十来天了，不少人都去试过，谁都没有做到。没准啊，这两天再没有人破解，摊子就收掉了。你看到没，前面那几个人静静站着的，都是天桥变戏法的，他们试过许多次了，都没成功，可不今天又来了！”

“哎哟，那今天俺可要开眼了。”

“可不嘛，你要有闲钱，去望风楼里面坐坐，这个八仙取果戏法，还不算最绝的呢！”

人群又是一阵躁动，只见一个身穿长袍，模样贵气，梳着油光发亮的大背头的中年男人从旺风楼大门中走到八仙桌前。

人群中有人认识他的，纷纷点头向这个中年男人问好：“陈老板，中午好啊！”

这个中年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旺风楼的老板陈国，他四十岁开外的年纪，满脸笑容，看着十分和气。陈国团团抱拳，向围观的人群问好：“各位父老乡亲，各位朋友，多谢捧场！今天我来这里，第一是本人卖弄一下，公开演示八仙取果戏法一遍，第二是告诉各位朋友，今天乃是我悬赏高人破解八仙取果戏法的最后一天，还请各位要尝试的，抓紧时间上来试试。”

人群中有人轰然叫好：“陈老板，你就先变给我们看看吧。”

陈国笑道：“好！请各位朋友安静一下，我这就给大家演示一遍。”

人群顿时没有人再大声说话。

陈国登上木台，将两个铜碗拿起，正反两面都展示给大家看了看，敲了一敲，示意这铜碗没有特异之处，然后陈国把铜碗放下，将五颗核桃尽数放入大铜碗中。

陈国将铜碗拿起，走下木台，将铜碗中已经放入核桃的情况展示给围观的众人看。

陈国边走边问：“现在核桃可在里面？”

众人无不点头。

有好事者伸出手要摸铜碗中的核桃，陈国并不拒绝。那人拣出一颗核桃，放在眼前打量了一番。

陈国问道：“可否是真的核桃？”那人连连点头。

陈国笑道：“那还请这位兄弟告诉大家一下。”

这人向身后的人群大声道：“兄弟爷们，核桃都是真的！”

陈国退后一步，慢慢说道：“请各位看好了！睁大眼睛！”

众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陈国的动作。

陈国微微一笑，将另一只略小的铜碗盖上，举在胸前，开始上下抖动。

铜碗里核桃撞击的声音清晰响亮，哗啦哗啦响个不停。

陈国摇动着铜碗，绕场一周，退回场地中间，喝了声：“走！”

突然之间，铜碗里发出的哗啦哗啦声骤然停止，再无声息，而陈国的动作仍未停止！惊得围观众人齐声啊地一叫。

陈国的动作慢慢缓了下来，将铜碗托在手中，将两个铜碗分开，一手持一个碗，出示给众人观看，说道：“各位朋友请看，核桃可是不见了？”

围观人群无不探头看去，只见铜碗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空无一物。

人群中掌声雷动，不少人大声叫好，也有人惊讶声连连。

陈国一圈走下来，退回到木台上的八仙桌前，将两个铜碗再又盖上，拿起来上下一抖，喝道：“回来！”

只听铜碗里哗啦哗啦的撞击声再度响了起来，引得众人又是一片惊叹！

陈国将铜碗放下，揭了开来，从碗里面拿出五颗核桃，握在手中出示给众人观看。

陈国把核桃放下，才连连抱拳，略显得意地笑道：“各位朋友抬举！在下献丑了！”

又是一片掌声响起，陈国这才从木台上走下，说道：“本人陈国，乃是旺风楼掌柜的，说话一向算数！只要有人如样做到核桃从铜碗中消失，必奖大洋五十！”

陈国退开一边，走回到店中，人群中不知是有人真心佩服还是刻意巴结，叫好声和掌声一直不断。

旺风楼的伙计见陈国回去了，继续吆喝，鼓励围观众人上前尝试。

有不少人依次上前来尝试，但不是半途放弃，就是根本完成不了，一个个摇头叹息，啧啧连声，灰头土脸地返回。

转眼过了近一个时辰，还是无人能还原出这个戏法，伙计们见时辰已到，彼此招呼了一下，呼喊各位承让、大家海涵等客气话，就要上前收拾摆设，围观的众人见已经结束，就要散去。

“等等！我来试一试！”人群中突然有个声调低沉、平稳的男人说道。

众人都扭头看去，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一个穿一身破旧的灰布长袍，头发蓬乱，面颊消瘦，满脸胡须的男人。

这个男人风尘仆仆，好像才赶了远路过来，在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这个男人走出人群，一双眼睛让人过目不忘。他眼睛不大，但透出一股子捉摸不透的气质，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心思一样，又像有千言万语能够从眼中流露一般，大家不由得被他这双眼睛吸引住，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个男人提着一个硕大的皮箱，显得又笨又重，那尺寸几乎能将他本人都装了进去。皮箱上沾满了尘土，脏兮兮的，但皮箱棱角上包裹着的黄铜铁皮，却闪闪发亮。

这个男人向伙计问道：“请问还能试一试吗？”

伙计们见这个人非常面生，一双眼睛又古怪得很，实在难以猜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但既然是公开搭台，还没有收场，自然不好拒绝。

管事的伙计和这个男人对视了几眼，说道：“当然可以！请！”

众人见又有人来出丑，便再度围拢过来，人群中有人指着这个男人评头论足，神情都是十分的不屑。

这个男人道了声好，半拖半提着皮箱，十分吃力地走到八仙桌边，将皮箱放下，

拿起两个铜碗看了几眼，又分别抓了抓桌上的核桃，轻轻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众人都看着这个男人，不知为何，场中鸦雀无声。

这个男人依照陈国的法子，把核桃放入了大铜碗中，哗啦哗啦拨动了一番。管事的伙计一直在旁边打量着，见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说道：“请盖上铜碗，晃动起来。”

这男人点了点头，拿起另一个小碗，走下木台，将放了核桃的大碗里的情形展示给众人看了，然后盖上了小碗，后退了两步，上下地晃动了起来。

铜碗中哗啦哗啦的声音立即传出。

这男人如陈国一样，摇着碗绕场一周，退回到场地中间，喝了声：“走又来！”

哗啦哗啦的声音立即停止，无论再怎么晃动铜碗，都不再发出声音。

围观人群“哗”的一声叫起好来，仍有人半信半疑地说道：“成了？”

这男人将铜碗慢慢揭开，亮给众人观看。众人都探头看过去，不看还好，一看眼睛就瞪圆了，话都说不出来。

那一大一小两个铜碗中，竟一个碗里塞着一个白面馒头！

男人走了半圈，给大家看了，人人都张口结舌，不知是该叫好，还是该惊叹。

管事的伙计见情况不对劲，也跑过来一看，眼睛瞪得只怕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嘴动了一下嘴巴，结结巴巴地说道：“这，这是，馒头？那核桃呢？”

男人笑了笑，将铜碗中的两个馒头取出来，分别咬了一口，在嘴里咀嚼。馒头被取出，铜碗里空无一物，核桃早已不翼而飞。

他把手中的馒头递给伙计，伙计拿着馒头，又捏又看，还放在鼻子前闻了闻，这的确是两个刚出笼不久的馒头，伙计止不住的问道：“可，可是核桃呢？”

这男人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道：“我变没了核桃，塞进去两个馒头。我算不算做到了呢？”

伙计看着两个空空如也的铜碗，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馒头，下巴已经掉了下来，看着这个男人，一句话都说不出。

突然有人喊道：“好！太绝了！”随即人群中如同炸了锅一样，赞叹声，喝彩声响成一片，甚至有按捺不住的，从人群中跳出来，跑到这个男人的身边，大叫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有更多的人都跑了上来，将这个男人围住，有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有问他是做什么的，有问他从哪里来的，顿时乱哄哄闹成一片，早把呆若木鸡的伙计挤到一边。

这个男人沉默不语，面色平静得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只是拿着铜碗，慢慢退到八仙桌边，把大铜碗扣在桌面上，用手一指，再把铜碗揭

开，五个核桃正在碗下躺着。

这么多人挤在男人身边，就在眼皮子底下变出了核桃，虽说这和陈国的表演有些不同，可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陈国，顿时叫好声又是一片。

男人冲人群抱了抱拳，一垂手提住了自己的大皮箱。

早有精明的伙计在这个男人变没了核桃，变出了馒头的时候就察觉到古怪，飞也似的跑入旺风楼向陈国通报。陈国急急忙忙赶到外面的时候，围观的众人已经将那个男人团团围住，乱成了一锅粥。陈国见木台上的男人眼生得很，他在天桥从小混到大，都绝对没有见过这么一号人物。

陈国没有贸然上前，却见刚才管事的伙计还傻呆呆地站在原地，走过去骂道：“怎么回事？”

这个伙计才算是回过神来，赶忙说道：“他，他使妖术！他把核桃变没了，塞进去两个馒头！”

陈国本来一张和气的脸上，眉头拧成了一团，骂道：“你胡说什么！”

伙计说道：“他们，他们都看到了！”

陈国骂道：“还发什么呆！把人都赶开，我要和他谈谈！”

众伙计这才反应过来，急急忙忙地上前，分开人群，将那个男人围在中间，大声吆喝着：“大家散了，大家散了！我们另有安排！谢谢各位爷！谢谢各位！改日请见店外通告！”

好说歹说，人群才在一片歔歔短叹中渐渐散去，仍有不死心看热闹的，聚在一边指指点点。

陈国大大方方的，堆起满脸的笑容，快步走到那个男人身边，抱拳问好：“这位兄弟！恭喜恭喜！请教怎么称呼？”

男人淡淡一笑，说道：“我叫张贤。”

陈国“哦”了一声，说道：“张先生，幸会啊！我是这个旺风楼的掌柜，陈国。不知道张先生现在方便吗？请您到我的旺风楼中喝杯茶，认识认识，叙上一叙？”

张贤说道：“好！陈先生抬举了。”

陈国连连招呼，领着张贤向旺风楼侧门走去。有伙计上前要帮张贤提大皮箱，张贤婉言拒绝，说道：“不妨事，我自己提着就好，谢了。”

陈国将张贤领进旺风楼，绕到后院，推开一处僻静房间的房门，恭恭敬敬请张贤入内。张贤也没有客气，进了这间屋子。这间屋子倒是宽敞，各色古玩字画，红木的明式家具，布置得十分素雅，显出屋子的主人乃是个非常有品位的人。

陈国请张贤坐在屋中的一张象牙雕花圆桌边，吩咐伙计速速上茶，不要随便